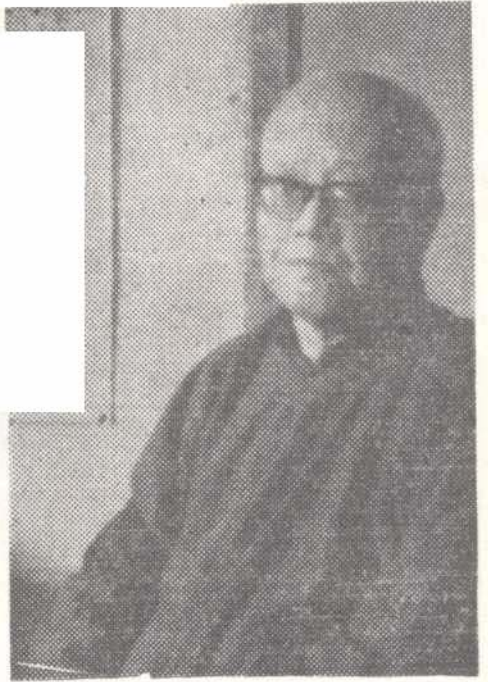


袖珍诗丛·新诗钩沉

冬夜

俞平伯

湖南文艺出版社



冬夜

俞平伯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冬夜之公园·····	1
他们又来了·····	3
墙头·····	5
草里的石碑和坟墓·····	6
风底话·····	8
潮歌·····	11
无名的哀诗·····	15
黄鹄·····	20
孤山听雨·····	23
凄然·····	25
风中·····	27
小劫·····	28
打铁·····	29
一勺水啊·····	31
归路·····	32
最后的洪炉·····	34
集后·····周良沛	35

冬夜之公园

哑！哑！哑！

队队的归鸦，相和相答，

淡茫茫的冷月，

衬着那翠叠叠的浓林，

越显得枝柯老态如画。

两行柏树，夹着蜿蜒石路，

竟不见半个人影，

抬头看月色，

似烟似雾朦胧罩着，

远近几星灯火，

忽黄忽白不定的闪烁——

格外觉得清冷。

鸦都睡了；满园悄悄无声。

惟有一个突地里惊醒，

这枝飞到那枝，

不知为甚的叫得这般凄紧？

听它仿佛说道，

“归呀！归呀！”

1918、12、15、北京。

他们又来了

来！来！

妈看，快看！

路边一个五六岁的穷孩子，
小脸胖胖的，小手黑黑的，
跟着个中年的女人。

的橐！的橐！

两个灰色衣的人，夹着个少年，
路那头走来；
枪上闪着刺刀底光。

“怪可怕的，

孩子！我们回去罢！”

“妈！您怕！怕什吗？

你看——我！”

孩子握他拳头，挺着胸，鼓着嘴，
一步——两步——学他们走道。
远了——远了，
一阵阵皮鞋底声音，
街上凑热闹的人，
瞅着他都笑了；

大家忘了刚才的事。

白淡淡的太阳，
斜晒在石骨嶙峋，那长街上。
三三四四的人影儿，跟他动荡。
娘儿俩拉着手走，也慢慢家去。

灰色衣的人干吗来的呢？
小心里老不明白。
他想知道，
谁都知道，
但是——谁知道呢！

走不上十家门面，大家回头。
孩子底声音，
“他们又来了！”

1919、6、北京。

墙 头

墙头——黄黄的下弦月，
阶前——沙沙几堆败叶；
小小的我背着月儿，踏着叶儿，跟着
影儿，
恋着，守着，傍着；
还有打更的哥哥，
三声五声的隔街伴着。

月斜了，风定了，人睡了，
这那染不就的浅蓝天清冷冷罩着。

1919、10、北京。

草里的石碑和赝赝*

赝赝驮着高大的石碑，
野草蓬蓬乱岔在四围。
不知谁底碑？
谁立的？谁做的？谁刻的？
他们骨头烂了，
偏留这个害赝赝！

日子久了，他俩白脸皮变黑，
只有野草青了黄，黄了青，
一年又一年。

石碑高高占在上面兀自不动，
赝赝闷急了叹气——哼哩，哼哩。
野草笑了笑，“你是喜欢负重的！”

“冤枉！何尝如此！”

“干吗不动呢？”

“我怕他，我没有力气！”

“试试看，不妨的！”

* 赝赝音bì xī。

他只是胆小，尽想尽叹气，
石碑还蹲在他背上，
野草也是呆呆地。

1919、11、17、北京。

风底话

白云粘在天上，
一片一团的嵌着堆着。
小河对他，
也板起灰色脸皮不声不响。
枝儿枯了，叶儿黄了，
但他俩忘不了一年来的情意，
愿厮守老丑的光阴，
安安稳稳的挨在一起。

白漫漫云飞了；
皱叠叠波起了；
花喇喇枝儿摆，叶儿掉了。
听哪！那边！
呼呼，呼呼，
不做美的！……不做美的！……

叶儿花花的风前乱转，
还想有几秒钟的留恋；
只是灰沙卷他，车轮碾他，马蹄儿踹
他，
没有法儿懒洋洋的跟着走，
推推挤挤住住行行，越去越远。

几枝瘦骨，光光的枝儿，
留在风中摇动。
他心里直想：
好时光远了，
“披风拂水”的姿容久已消散，
就是几瓣黄叶儿也分手别离。
风啊！无情的你！
我要问你，为什么？
好朋友！我是永远如此的；
没有恨着谁，没有爱着谁，
只一息不息的终年流转。
向前！向前！
我底事！
我和你——他们大家底事！

河岸头几尺高的枝芽，
天天见你，
现在成了似伞般的大树，
不该谢我吗？
我曾经催你发新，助你长成，
才有今天的你；忘了我吗？
我本无心也不为你，
你莫谢我莫怨我。
只那无穷极的自然，
高高笼罩我和你。

你谢——谢他！

怨——怨他！

痴人！想守着你底朋友，

终老在枯槁的生涯里。

真能够？真愿意？

前边——摆列着无尽的春夏，无尽的
秋冬。

努力去呀！莫误了自己底生长！

我走我底路；

你，你底。

朋友，再见！

.....

风儿呼呼的，

枝儿索索的。

1919、11、18、北京。

潮 歌

九月二十九日，在海宁看潮。

左顾汪洋，右顾迷茫。

平铺着的烂黄，

是海？是江？

云——他真闲啊！

上下这堤塘，

浮着人哄哄的响。

水——他真悄啊！

视野分际，疏朗朗的那帆樯。

天粘水，江接海底缝儿——

除掉些寥旷，

横撑着大小的尖*青山一桁。

那边——什么？

迷迷地人人心头想。

我们底我，

直向那泱泱苍苍的处去望。

来了！都静下了。

似粉的丝络，

在太阳眩耀底下——

* 海宁有大尖山、小尖山。

横划这涂遍靛的山坳。
是一线银呀？
一抹雪呀？
还是一匹练呀？
我对着——眼睁睁地，
什么是象他？
谁都想着哩，
汹涌在这一霎间；
当了面的你，
几十分钟的俄延。
虽俄延——不住的动和变。
山腰的，如今水边。
一条灰银带儿，分分明明，
拖在精铜漾也漾似的镜面。

鱼在涛前；
人在岸边。
近了，更高了，
轰轰的响更暴了。
百沸的潮头，
带那些叠翻翻的浪，
斗然——画如一线，
倒卷着这堤下。
人只是狂喊着；
水只是怒吼着。

喊声静了，
怒声也远了；
向着钱塘，
向着富春，
从那东方的老家。
前面，是平着的水？
是露着的沙？
平的将被陂了；
露的将被淹了。
你还二十四时来这两遭。

在比斯开湾，
在萨丁尼岛；
漫天的湿云，
千堆雪的浪头，
怕担当不得人们底惊赏。
只变啊，动啊，比照啊，
更深契合在默契者，人底心上。

能涤荡，是可羨的；
肯奔波，是可佩的；
会变动，岂不是可爱的。
对这常来往的客人，
留十二分的好意。
助他勇怒，
我们跳着唱潮底歌。

喜他长久，
我们笑着唱潮底歌。

1920、10、4、杭州。

无名的哀诗

一个抬轿子的人，
于新秋的好早晨，
忽然间睡着不醒。
这原极寻常，
一个人底事更寻常啊；
好身分的人们
尚且脚接着脚的走了；
何况你——真象猫狗一般的死。

从纸上给我们的报告，
至少三个零位以上的数目：——
在饥饿底鞭子下黄着脸的，
在兵士们底弹子下淌着血的，
在疫鬼底爪子下露着骨头的，
所谓上帝底儿子，
不幸兄弟们，
竟这样断送光荣的一生！——
也一晃眼的过去了，
还当这是很小小的一个数。

至于象你这样好福气的，
当然没有人哭，